

博物館裡的 建築蒐藏

文·圖—廖紫均

博物館成立之初，以蒐藏的功能見長，將人類活動相關的物件留存，物件所組構的意義，就成為蒐藏的主題。早期博物館還屬不成熟的階段時，進行的蒐藏多以片段、奇特、珍貴、稀有等為主要導向，這一類的蒐藏充其量屬於藝文品的概念，僅是收集相關喜好的物件。很多的物件被蒐藏在一起，其價值的認定往往取決於脈絡，單件的文物不盡然具有很高的價值，但是擺在一起形成脈絡，除了可以清楚地對整個組件進行詮釋，也可以看出組件在文化中的位置與意涵。這樣的思維影響到後來，當博物館趨於成熟，開始在西方社會成立，博物館開始以學科的考量來進行蒐藏，例如以藝術史見長的博物館，和科技史為主的博物館著重的重點就不同。

然而在眾多的博物館蒐藏中，某些文物的定位會讓館方感覺棘手，例如建築構件的蒐藏，尤其是來自古代的建築構件，當初被保存下來，是源於構件裡的彩繪、雕刻、或是構件的某些部分在文化中具有重要性，而被蒐藏到博物館。由於建築構件原本是座落在土地，用來做為住居、或是宗祠、寺廟等，這些建築物當初被拆解，有不同的理由，多數的建物會採取異地搭建，僅有少數才會進入博物館的典藏室。異地搭建的建物在歐美多處可見，重新創造歷史空間，重現原有的傳統生活與空間型態，組構的地點是預定的場合，例如美國德州休士頓的 The Heritage Society Museum at Sam Houston Park，裡面有 10 棟 1823-1905 年的歷史建築。多數的建物會選擇原地保存，而原本房子裡的家具、器物、工藝等，也被植入房子內進行擺設。而原地保存的建物還有一種，是當地的居民進駐被修復後的老宅，居民的進駐同時意味著老宅的生命延續。上述的 3 種處理方式，被稱為生態博物館的經營概念，這種型態的博物館，提供了空間，做為地方上的居民與博物館互動場域，目的是要建構地方認同與集體參與，讓民眾對於社區歷史能有更深的認識。

臺灣的狀況多數屬於原地保存，而一些木構件已被拆解的，有的館所尋求文資銀行的協助，將木構件中沒有彩繪、雕刻等裝置藝術者，交由文資銀行靈活運用，例如在其他房舍修建時，做為建築修改用的木料，或者供建築系的學生實習時可以拿來做為練習。有的博物館例如科博館，繼續保持這些建築的脈絡蒐藏於館內。選擇第二種處理方式者，需要冒的風險是，當館藏品越來越多時，這些大型建物的木構件相當占空間，一些不錯的其他文物因此無法蒐藏。再加上這一類的蒐藏因為體積大，很難被做為展示或教學上的運用，多數在庫房一躺就是數十寒暑。當然這些建物的構件，原本就屬於戶外藍天白雲下的產物，最好的方式是在戶外重新搭建。然而當搭建的費用過高，來自政府部門的款項不高時，這個選項就容易成為懸案。因此時至今日，未曾有任何館所，將其蒐藏的建築構件重新搭建起來。

由於蒐藏在庫房需要花費維護的經費與人力，



圖1 萬福宮的剪黏

因此建築物本身的價值是最常被拿來討論的。以科博館的建築木構件蒐藏為例，最著名者為拆自茄荳萬福宮的廟宇構件，1987年由蒐藏家轉賣到科博館。與原有建築的差異在於以懸掛的方式展現於展場，當初的考量是降低廟宇的高度，讓觀眾可以欣賞構件的細節，以及細觀當中的彩繪等細部構造。該展示方式目前在臺灣其他館舍並沒有跟進，源於懸掛方式所需的技術較多，加上臺灣的地震頻繁，以及需要的花費與維護費也高。萬福宮興建於 1795 年（清乾隆 60 年），以奉祀五府千歲為主，在博物館被搭建的目的是為了讓觀眾學習寺廟建築，因此展場並沒有將原本萬福宮的祭祀神明一起擺設，而是於展場兩旁，介紹臺灣民間信仰主祀神明的階序來取代。茄荳一帶為臺灣重要的民俗音樂保留之地，萬福宮做為地方的中心，是這些地方戲曲重要的活動空間，也因此寺廟建築被再現而很難展現。當初在搭建萬福宮時，一些瓜筒、斗拱等小木，因為在組構時不易被組裝，因此從鹿港延請施鎮洋老師傅，製作新的小木，以施工時易使用的尺寸嵌入細節中。因此形成尚有 141 件的小木與門板等無法



圖2 臺中文學館採取就地保留與運用

在展場展出，然而其相關的交趾陶、剪黏等作品，工藝價值極高，有待其他小型特展展出。

另外館內保存的幾棟建築構件中，以林宅的年代最早，是 1994 年林紹甲先生捐贈，該古厝為 1873 年動工、1881 年完工，仿林氏漳州的房舍，包含木柱、門扇、公媽龕、案桌、大通、二通、彩繪牆板、棋等共 200 件。林紹甲家族來自福建漳州府平和縣坂仔墟壺頂厝社下尾樓，第 19 世來臺，第 21 世林火災宅，位在臺灣府彰化縣陳東保下橋仔庄，現今中興大學的附近。林紹甲家族與霧峰林家有親戚關係，其父親曾於前清時期與日治時期當過地方官，林宅在臺灣早期開發史上，有其角色定位。就其構件本身的價值來說，扣除彩繪、雕刻等特殊物件，陪襯的構件似乎看不出明確的價值。若就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，缺少陪襯構件，要還原或是呈顯其相關脈絡，就會顯得不完整。對於這一類陪襯性質的構件，不同的館所因本身的條件與考量，採取的處理方式也不同。曾有匠師以為，要保留這些陪襯構件，才能讓後世的人精確地知道原始的尺寸，以及原來的重量，在進行復原時才能更精準的掌握與模擬，若僅保留數位檔，匠師們還得經過摸索的過程。

除了搭建的費用是個難題，

即使選擇不搭建，在蒐藏庫的存放也有一定的難度，因為這一類的木構件，共同的特色是尺寸不一，再加上相當佔據庫房面積，因此在庫房內選擇蒐藏的櫃架，

或是櫃架的空間安排，與一般的文物在處理上會有些許不同。一般的文物所處的庫房為密閉空間，有恆溫恆濕的空調照顧，木構件因為體積大，一般昂貴的蒐藏庫房無法負擔，通常會選擇半開放空間，溫溼度條件比較沒有辦法達到恆溫、恆濕。筆者尋訪兩家文化部設立的文化資財中心，這兩家中心以為恆溫恆濕的花費太高，對於建材保存不切實際，以臺南的資材中心來說，僅區分為放在室內與室外兩種。

由於建材的存放需考量實際的花費，因此櫃架在室內空間的安排也會是重點。一般庫房櫃架的擺設是以能夠對空間的利用最大化為原則，因此會將高聳的構件直立放置，故貼著牆壁來製作櫃架。然而這樣的存放概念在半開放空間就會形成難題，因為貼著牆壁容易影響到空氣對流，又因為空間的半開放，使得溫濕度的恆定困難，加上構件自身在加工處理前的防腐、防蛀等處理不完善，則容易有菌害等問題。恆溫、恆濕的要求其實不能夠除菌或是除黴，當溫度比較低，而溫度也控制在一定範圍內，使得文物處在一個微菌較不易孳生的環境。

通常物件發霉時的處理，博物館一般是用 75% 的酒精清洗，來抑制菌類的孳生，但是對於已經在文物生根的黴體，其實無法根治。即使適當的溫、溼度條件，但通風不良處，仍然還是有黴菌的產出。而次氯酸水是一般認為比較有效可以殺死黴菌的化學物，但是這個方式可以用在民宅裡，在博物館裡卻會造成文物的染色，且永遠無法復原。

處理這種大型構件的黴菌問題，相對來說比一般文物還要複雜，一般文物因為鎖在密閉空間，藉由空間的溼度降低，黴體也會自然死亡的概念來進行。但是面對大型構件，若是採用微環境處



圖3 知名的摘雲山莊在 20 多年前曾面臨拆遷，科博館被告知要蒐藏這些構件，後經地方人士運作得以原地保留。



圖4 科博館蒐藏的許宅大型建築構件



圖5 萬福宮為臺灣第一座以懸吊方式展示的建築蒐藏